

TEARS IN THE DARKNESS

黑暗中的眼泪

巴丹死亡行军全记录

[美]迈克尔·诺曼 [美]伊丽莎白·诺曼 著

杨超 李游子等 译

[美]本·斯蒂尔 绘图

76,000名战俘，100公里死亡行军
40,000死魂灵……



C 目录 Contents

序幕 巴丹幽灵 / 001

C 第一章 如果战争要来 / 006 Chapter 1 斯蒂尔童年 摔下马来 / 028

C 第二章 开战的时刻到了 / 029 Chapter 2 斯蒂尔少年 更像雇工 / 044

C 第三章 50 天拿下菲律宾? / 047 Chapter 3 斯蒂尔青年 (一) 准备射杀时 再瞄准 / 057

C 第四章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060 Chapter 4 斯蒂尔青年 (二) 离开牧场 / 090

C 第五章 逼出人性中的所有邪恶 / 093 Chapter 5 斯蒂尔青年 (三) 独自撑起家 / 109

C 第六章 你会好好对待战俘吗? / 113 Chapter 6 斯蒂尔青年 (四) 变戏法 / 133

C第七章 文明尽头的 66 英里死亡行军 / 135
chapter 7
斯蒂尔青年 (五): 到军队做一番事业 / 181

C第八章 死牢——奥唐奈战俘营 / 193
chapter 8
斯蒂尔的亲人们: 绝望等待 / 214

C第九章 虽然活着, 更像死了 / 217
chapter 9

C第十章 他们曾经是人 / 235
chapter 10

C第十一章 地狱之船 / 264
chapter 11

C第十二章 要活下来, 在这最后一刻 / 281
chapter 12

C第十三章 复仇, 所有杀戮的尾奏 / 303
chapter 13

尾声 想象这些, 在一切事情发生以后 / 342

序幕 巴丹幽灵

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驻扎在离家很远的太平洋另一边的群岛上，距旧金山 7,000 英里^[1]，群岛南北延伸 1,000 英里，地处温暖的中国南海热带水域，台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之间。

菲律宾从 1898 年起被美国占领，跟周围一些近邻相比非常闭塞。它既不像新加坡那样活力四射，也不像香港那样喧嚣热闹，但《旅行指南》上称这个地方是“天堂”。书上说得没错，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很漂亮，棕榈树轻轻地趴在海堤上，夜晚海边弥漫着杨奶果甜甜的香味。

菲律宾这个“天堂”除了拥有这些诱人之处外，还拥有太平洋西南部水位最深的港口。1941 年的时候，疯狂备战的日本和美国的将军以及海军上将们都觉得菲律宾这个港口是十分重要的战略中转地，太平洋地区几乎所有的军人都认为战争迫在眉睫。

12 月 8 日，日本突袭美军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8 小时后，日军又派出轰炸机和战斗机去袭击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国陆海空三军的军事基地。两周后，43,000 名日军入侵菲律宾本土。

迎战日军的是一支庞大的美菲联合部队，总人数虽然超过 13 万，但其中大部分人没有经受过战争考验，缺乏最基本的训练。日军将他们一次又一次打败，

[1] 1 英里相当于 1.61 公里。

最后把他们逼到马尼拉湾西海岸一个拇指大的小岛——巴丹半岛上。

这支由美国士兵和菲律宾士兵组成的部队在荒无人烟的丛林和复杂的山林地带挖战壕、修掩体，为生存而战，这是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场大规模地面战役。

从1942年1月起，日军将巴丹半岛包围，切断了美菲联合部队的援助和补给线。双方激战99天，日军虽然伤亡惨重，但仍迫使美菲联军不断地从一条“最后”防线撤到另一条防线。最后，4月9日，巴丹半岛上的军队因遭受疾病与饥饿侵袭，加上没有空军保护和海军支援，被迫向日军投降。

这是美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失败，美国军官指挥的76,000名美国军人和菲律宾军人放下武器投降。投降的战俘们被日军集中在一起，驱赶着朝战俘营行进，他们总共步行了66英里。其中很多人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奄奄一息，这是一次烈日下的致命行军，最后成了战争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次长途行军——巴丹死亡行军。

当地人说，走在故事发生地——菲律宾丛林、山区和草原上，人们肯定会感受到那些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人——美国人、菲律宾人、日本人——的印记与气息。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每当夜幕降临，棕榈屋里的巴丹半岛村民们常常认为他们能听到历史在门外重演。

有些晚上，他们可以听见叫喊声，乞讨食物、水的声音，求救的声音。有些晚上，他们可以听到沉重的脚步声，成千上万双脚，拖着恐惧和疲惫，在尘土飞扬中沿着老国道一步一步挪向北方。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回忆，那些曾经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的回忆，他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巴丹死亡行军的故事，就像在背诵神圣的经文。

后来，1941年到1942年发生的事件到了历史学家手中，巴丹战役和死亡行军便成了一种象征，前者成了现代的温泉关战役^[1]，死守的最后一个据点；后者象征着经受严峻考验，走向坟墓的勇气。

[1] 波斯战争中发生在希腊北部的战役（公元前480年）。当时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率领大军来犯，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斯为了抵御其向南推进，率领以斯巴达人居多的希腊军队守关3天。后来希腊军队因叛徒出卖，被波斯军队包围。莱奥尼达斯令希腊主力部队撤退，自己率领一支小股部队断后，抵抗敌军进攻，最终全部壮烈牺牲。（译者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想法是正确的,但当这些历史事件褪去宣传和神话的色彩,还原其本来面目时,它们只不过证明了武力争端背后隐藏的道德沦丧和迦太基战争^[1]政治——糟糕的指挥、空洞的承诺、摧毁人类灵魂的暴虐。同时它也证明,战争一旦打响,所谓的战争规则都让位于丝毫不讲宽恕或仁慈的战争事实。

这么多的痛苦使这里每一个地方都显得诡异。沿路居住的当地人能听见各种声音,那场战役和死亡行军的幸存者现在已经白发苍苍,他们与幽灵为伴,有这些感觉就不足为奇了。

本·斯蒂尔成年后就像他爸爸那样当了一个牛仔,在他那个年代,20世纪前期的几十年,子承父业是很常见的现象。他在一个圆木房里长大,那间木房位于蒙大拿平原东部公牛山下的一条小溪旁。8岁的时候他就会骑马、套马和射击。白天他驱牛赶马,看管羊群;晚上一个人在广阔的草原上睡觉,他就睡在圆形套索里,以免蛇钻进他的被窝。1940年,快过23岁生日之前,他加入了美国陆军航空兵团,被派往菲律宾跟日军作战。历经99天的战斗后,他当了战俘,有3年时间都生活在带刺的栅栏和观望塔后面。每天都挨饿,遭到“大虫”、“米老鼠”、“杀手”那些看守毒打,他永远忘不了他们的面孔。那些奔放的野马、放羊人、从容漫步的牛仔和在鼠尾草丛中嬉戏的羚羊已进入他的灵魂,永久地驻留。这些都成了他作品的素材。

素描本堆放在柜橱里的架子上,大部分用黑色硬麻布质地的硬皮装订。从他最初上艺术学校开始,一共有30本习作——61年来,他每天坚持绘画,寻找最完美的勾线,准确的颜色,适当的平衡、重点、比例和角度。一直到90多岁的时候,他还一直在尝试,和艺术家谈自己的作品一样,要“把事情做好”。

[1] 罗马和迦太基之间进行的3次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公元前218—前201年、公元前149—前146年)。第一次是争夺西西里和地中海西部海上航道的控制权;以罗马人获胜结束,但双方都损失了大量的船只和人员。第二次即公元前218年汉尼拔率军袭击罗马领土,他从西班牙出发,军队和象群从陆上进军意大利。在迦太基获得初始胜利后,他去任何地方都受到费边·马克西穆斯的阻挠,却又不和对方战斗。罗马人放弃这种策略后,在坎尼战役(公元前216年)中损失惨重;这次失败将罗马人团结在一起,他们虽然已经疲惫不堪,但仍重整旗鼓,最终打败汉尼拔,并将他逐出意大利(公元前203年)。第三次布匿战争基本上是对迦太基的围攻,导致迦太基的毁灭和其民族受奴役,以及建立起罗马在地中海西部的霸权。迦太基的领土成为罗马的非洲行省。(译者注)



他有时候在工作室画模特或到草原上画风景。他喜欢画马。虽然差不多有25年没有骑马了，但他十分尊重这种动物，与它们感情很深。童年时在很多风雪交加的日子里，他的马会载着他穿过天昏地暗的暴风雪地，安全地返回霍克河旁那间温暖的圆木房子。

可是，他的素描本里渐渐地出现了幽灵，一页又一页的战俘，还有看守他们的日本步兵，他们让本·斯蒂尔当了1,244天战俘。

他不知道为什么60年后他还要画那些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的战俘营里的面孔——监狱里老伙伴的面孔，还有日军士兵的面孔，那些日军士兵将他们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还把他们关在带刺的栅栏后面。

那些幽灵在他的素描本里随处可见，但常常不是单个出现在速写图中，而是像画廊里的无赖，有时与跃起的野马和小母马出现在同一页，从风景的边缘朝里盯着看，像踩在棉白杨和鼠尾草上的闯入者。

在早期的素描本上，那些素描与他“战后”上大学和当艺术教授前10年的画一样，看守和同伴的画像都是临摹真人，很逼真，人物的脸上充满了战争的残酷和痛苦，好像艺术家作画的目的是来记录经历。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战后”10年，也许15年——那些画像变得更简单了，没有那么情绪化了。人物脸上不再有用明暗法和交叉排线法来制造出的色调和基调，而是大部分用钢笔和墨水画出简单的勾线，弯弯曲曲，可以算得上是漫画。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战俘看起来更多是不幸的，而不是绝望的，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和守卫则常常看起来则是喜剧荒诞的，有点儿神经不正常，那么傻傻的。

这是另外一种“角度和比例”，与艺术规律和基本原理没有任何关系。本·斯蒂尔常常带着微笑，棕色的眼睛闪烁着，就像知道自己最终“把事情做对了”。

C 第一章 chapter 1 如果战争要来

本·斯蒂尔是在母亲贝丝的建议下应征入伍的。

1940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本·斯蒂尔正在镇东边的一个大型羊毛制品商店工作，担任营地服务员。这是一份又累又脏的活，但自由的工作环境让他很开心——每天骑着马或开着货车在牧羊人的营地之间递送邮件和补给品，有时睡在空地上，把身体包在一张油布里，晚上抬头仰望着夜空，数着亮闪闪的星星。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本·斯蒂尔的父母从比林斯过来看他。母亲心里有个想法。斯蒂尔出生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牧场里度过的，现在他都23岁了，已经长大了，该考虑其他的事情了。母亲在广播里听到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刚刚签署一项法令，批准了美国在和平时期的首次征兵，征召定于10月底开始。

“你知道，我一直在想，”她继续说，“你确实应当在他们征召你入伍之前就参军。也许这么做，你可以在部队干你想干的事。”

本·斯蒂尔不知道自己是否该穿军装，但既然他很重视母亲的话，就把母亲的建议放在心上。过了一会儿，也许是路过了冒烟的篝火或是骑马来到了绿色的山谷后，他想起一些事：他认识的那些比林斯的男孩参军后常被送到西部去接受训练，前往加利福尼亚的金山谷。他想：“去加利福尼亚——听起来不错。有点儿冒险啊。”

9月中旬，一个暖和的日子，他借了一辆车，进了城，闲逛到第二十八大道的斯坦普顿大楼，步入征兵站，他看到一个军士长坐在凳子上。

“我要参军！”他大声说。

“好啊，”征兵的人回应道，抬头看了看站在面前的这个瘦长的牧场好手，“我们有陆军和陆军航空兵团，你想加入哪个？”

本·斯蒂尔对于当兵一无所知，但早些年前，他与几个在比林斯市机场的小伙子每人得到一次乘坐福特三发飞机（每个机翼下有一个螺旋桨，在前段凸出部位也有一个螺旋桨）的机会，只要付1美元就可以去兜风。这不算兜风——飞机从山上起飞，在山底下的黄石山谷环绕飞行，几分钟后飞机着陆去接另外一群目瞪口呆的当地人。但那次短暂的飞行唤起了本·斯蒂尔心中的某种东西。

“陆军航空兵团？”他说，“听起来真得不错。我想参加。”

几个星期后，1940年10月9日，离他23岁生日还差1个月，本·斯蒂尔站在一队士兵中，在美国蒙大拿州密苏拉市的政府大楼里面，举起右手，重复着美利坚合众国最古老的誓言：“我庄重宣誓，我将拥护和捍卫美国的宪法，抗击敌人，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愿主保佑我。”

美国陆军航空兵团士兵本·斯蒂尔像其他人一样，像每个读报、听广播、看电影和新闻短片的美国人一样，认为自己的敌人会是德国人。当然，日本是个威胁——实际上，那年秋天，美国已减少了运往日本的废钢废铁——但德国当时是主要威胁，威胁着整个欧洲。

德军入侵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和法国。1940年秋天，本·斯蒂尔到密苏拉征兵站时，德国空军已轰炸英国3个月了。

这条消息登载在了《比林斯公报》上，西部最受欢迎的KGHL电台也播报了这条消息，可大部分蒙大拿人并不关心国外的事情。他们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刚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正集中精力找工作，不想跟炫耀武力的德国人去拼刺刀。本·斯蒂尔入伍那个星期，全国民调显示，83%的美国人不同意出兵海外。

想找份工作或有点儿冒险精神的年轻人不会在意民调。军队开出了一张支票，另外还有“三顿热饭，一张床”，也许还有旅游机会的待遇。与本·斯蒂尔一起前往新兵训练营的有牧场好手、冷饮柜台的服务员、送报员、铁路工人，他们都对欧洲的杀戮和死亡没有兴趣，也不想面对德国的装甲坦克和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但他们充满了活力，对军

队生活跃跃欲试。

“如果战争要来的话，我想参加，”本·斯蒂尔想，“见鬼，在它爆发的时候我正好在那里。”

1941年10月4日，星期六，旧金山

天蓝蓝的，阳光明媚，正是起程去往乐园的好日子。

在恩巴卡德罗的一个码头，第19轰炸队以及美国陆军航空兵团的士兵排成长队，正等着登上美国陆军“维拉德·A. 霍尔布鲁克”号运输舰，这是一艘笨重的运输船，用来运送前往美国海外基地的人员和物资。码头上，刚入伍的士兵本杰明·查尔斯·斯蒂尔朝跳板慢慢走过去，他的代号是190-19-989。那时他已入伍一年，喜欢军队的生活。军队给了他想要的，让他能穿越大山，看见加利福尼亚的金色大地。

其实，加利福尼亚不是他想象得那样遍地黄金，但他喜欢那里。新兵训练营就安置在靠近河边市马琪机场干燥的棕色平地上，是一个被灰色覆盖的帐篷城。来自城市和郊区的男孩们会认为这些设施“有点儿原始”，但在牧场长大的人看来，这儿也有许多奢侈的地方：帐篷里有木地板、煤气炉，附近可以洗热水澡，厕所里不会有苍蝇嗡嗡飞着，如果你没吃腻的话，食堂还可以提供第二份食物。

陆军航空兵团的基础训练时间很短，只有6周，这对要成为飞机机械工、炮手、地勤人员以及编外人员的士兵来说足够了。他们还学习军队礼仪和有关纪律的课程，学习军队规章制度，接受长时间队列操练和例行强行军。在本·斯蒂尔看来，这些仅仅是短程行军，可很多人无法忍受。一次8英里的徒步行军后，路上站满了弯着腰、气喘吁吁、对训练发牢骚的新兵。但本·斯蒂尔从来没有抱怨过。

“上帝啊！”他说，不是朝某人说的，“8英里算不了什么。在老家的时候，我早饭前就走那么远。”

“真的吗？”其中一位回来了，“你到底是哪里来的啊？”

“我来自蒙大拿。”本·斯蒂尔说。

基础训练结束后，本·斯蒂尔被派往新墨西哥州，分配 to 第19轰炸队下属的第7作战物资中队，就在阿尔伯克基市科特兰机场。他一安顿下来，就到处询问买马的地方。

当地的一个牧场主开价 50 美元出售一匹名为“烈火”的老马。这算不上一匹好马，根本不像本·斯蒂尔过去常常骑的那种活泼的马，但他很想骑马，就跑到一家信贷公司，借了 50 美元（同意每周归还 5 美元），并跟这个牧场主达成交易，让他在那里放牧。父亲寄给他一副马鞍，每个周末，本·斯蒂尔骑马走在仙人掌和灌木林中。这是一片炎热多沙的地带，但他不在乎——骑在马上，马让他想起了家乡。

陆军航空兵团让本·斯蒂尔担任调度员，负责记录飞行路线。干了一两个月后，他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新想法——当飞行员。由于他学习成绩不好，所以他就在新墨西哥大学找了位数学教授，教他学员的必考科目——代数和几何。他学了几个月后，准备参加考试，这时他得到消息，第 19 轰炸队要被派往海外。

“我不能离开这里，也不想去海外，”他告诉长官，“我正准备参加军校学员的入学考试。”

“不，”中队指挥官说，“整个部队都要去。”

亲爱的妈妈和其他家中成员：

我想在离开美国之前给你们留下几句话。

明天下午我们就要出海了……我不知道要在国外待多久，希望不会太长，也许没什么关系……一有机会我就写信给你们，这样你们就知道我在哪里……刚刚听说我们要去菲律宾，但这只是一个未确定的传闻。在这里，你不能相信你听到的东西……不要担心，因为一切都好。一有机会，我就给你们写信。我们中途可能会在一些港口短暂停留，如果停留，我会给你们写信。

爱你们的巴德^[1]

1941 年 10 月 3 日

1941 年，美军的太平洋基地遭到日军偷袭，美国称这一行为是日本的背叛，是“偷偷摸摸”的攻击，其实这更多的是宣传的需要而不是事实。20 多年来，华盛顿的一个由海军上将和将军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一直在计划应对这类攻

[1] 巴德，本·斯蒂尔的乳名。

击。他们将日本看做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对手，他们十分清楚突袭的价值，日本在历史上成功地运用过这种战术。美军军方制订计划者相信，战争会以一种“突袭”的方式开始。虽然他们不知道具体时间和地点，但他们坚信菲律宾会是日本攻击的首要目标，因为它距离日本只有 1,800 英里，位于日本与印度尼西亚群岛之间，菲律宾地处太平洋西南部，拥有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1941 年初秋，欧洲深陷战火，日本则在亚洲一路高歌猛进，美国制订作战计划者——更多的是为了阻止战争而不是防御战争——开始将大炮、坦克、飞机以及人员匆匆运往菲律宾。美国陆军航空兵团第 19 轰炸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那一年的 10 月 4 日，晚上涨潮的时候，“霍尔布鲁克”号起航。在船上的厨房里，厨师们准备了油腻的炖猪肉，士兵们排着队等着服务员在把晚饭盛到他们的盘子里。晚上，风变大了，海浪涌起，“霍尔布鲁克”号开始上下颠簸。不久，油腻的猪肉被吐了出来。很快，厕所堵塞了，水池也满了。

亲爱的妈妈和其他家中成员：

我今天一上午都坐在甲板上，看飞鱼。它们有 6 英寸长，像鸟一样飞过空中……大海波涛汹涌……船随着海浪上下起伏，从一边晃到另一边，我甚至都坐不稳了。我现在坐在甲板上，在膝盖上写字。希望您能看到这些。

巴德

1941 年 10 月 10 日

船过了夏威夷后，航行才比较顺畅，大部分海域很平静，热带的微风轻轻地吹着。很多人早上待在甲板上，看着海平面或盯着地平线，思绪沉浸在无边的波浪里。有的人坐在舱盖上打牌，有的人将毛巾展开躺上面享受午后的太阳。晚上，来自东科罗拉多州的昆廷·珀欣·德沃尔来到甲板上听他的哈利克拉夫特短波收音机。一天晚上，一个黑发小伙子微笑着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我叫本·斯蒂尔。”他伸出手说。

“我叫珀欣·德沃尔。”

“从那个东西里能听到什么啊？”本·斯蒂尔问。

“我能听到新闻，有时能听到音乐。”德沃尔说。

德沃尔也是在户外长大，他从小在种植黑麦和小麦的尤马县种地、喂养牲口，那里从内布拉斯加州边境开一天的车就可以到达。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小伙子”，也正是这一点给来自比林斯的斯蒂尔留下了深刻印象，“真的很朴实。”

“你怎么会叫这个名字呢，珀欣？”本·斯蒂尔问。

“噢，我的名字是昆廷·珀欣·德沃尔，但他们叫我珀欣。”

“太复杂了，”本·斯蒂尔说，“我就叫你 Q.P. 吧。”

亲爱的妈妈、爸爸和其他家中成员：

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跟我一样喜欢打猎和钓鱼。我们一起谈论过去的时光，让我觉得像在家里一样……

巴德

1941 年 10 月 18 日

他们在一起聊了很久，聊农活，聊放牧，聊科罗拉多农场上“缺钱”的生活，聊蒙大拿农场贫穷的日子。本·斯蒂尔常常将话题转向马——小母马、野马、夸特马^[1]、栗色马、阿帕卢萨马和枣红马。

Q.P. 想：“这个家伙对马太着迷了。”当然，他们也会谈论战争。

他们所在的船队有驱逐舰护航，到了晚上，熄灯后的船队就像海上行驶的幽灵。离开夏威夷 10 多天后，连长将他们集合起来，说他们要去菲律宾“打仗”。

1941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二，菲律宾马尼拉的 7 号码头

在甲板上集合的第 19 轰炸队 1,300 名士兵准备迎接天堂。码头有一排卡车准备将他们运到北部克拉克机场的临时营地，位于马尼拉西北部 50 英里处炎热而干旱的平原上。年轻的美国士兵走下跳板和舷梯，走向一排排空卡车，他们瞪大了眼睛，充满了惊奇和喜悦。

亲爱的妈妈和其他家中成员：

我很高兴下船了，在船上待的时间太长了。我们上岸的时候就像

[1] 敏捷而善于短距离冲刺的矮壮小型马，被誉为 1/4 英里比赛跑得最快的马。（译者注）

一群野猪那么脏。

这里很有意思……当地人像蜜蜂那么多……住在小竹屋里……骑着狗一般大的马，后面拴着一辆小车。有人把公牛（菲律宾水牛）拴在破旧的木轮车上，这些都很有意思……他们想卖东西给我们。他们从一个兵营跑到另一个兵营，找铺床和擦皮鞋的工作……要是连自己的床都不会铺，那就真的是太懒了。晚上必须要在床上挂蚊帐，才能睡着。这里的蚊子就像嗡嗡叫的鸟儿一样……

不要为我担心，因为我感觉好极了，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好过。所以请你们不要担心。这会是我人生最棒的经历之一。

巴德

1941年10月24日

几十年来，菲律宾一直是个闭塞的地方，对那些想往上爬的，想获得升迁机会的年轻军官来说，这是一个积聚能量的地方；而那些想离开的人——没用的人、醉鬼、失去了进衔机会的人，现在正安分地待在宿舍，等着上交个人重要文件，接受最后的审查。

马尼拉有“东方之珠”的美誉，城市部分地区，特别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居住和工作的区域，看起来像植物园。林荫大道两旁的树木都修剪过了，白色的蝴蝶兰静静地躺在椰子壳里，粉色的绣球花抱成一团。

他们的职责很轻松，主要是检查和安排队列，一到中午工作就结束了，士兵们会走向海滩、球场，或是去附近的妓院，跟他们的菲律宾情妇“棕色皮肤的女人同居”。当然生活中也有烦恼——夏天湿热的雨季、令人窒息的闷热、无休止的昆虫、呛人的灰尘——但是也有好的地方，花不了1美元，你就可以买到足够的希内夫拉杜松子酒和圣米格尔啤酒把自己灌醉。

军官生活得像贵族一样。他们打马球、网球、高尔夫，还去私人活动场所，著名的陆军和海军俱乐部坐落在马尼拉湾东海岸一块3英亩^[1]的宅地上，那是一座具有古典风格的建筑，矗立在海滨绿地上，棕榈树、凤凰木和簕杜鹃^[2]环

[1] 1英亩相当于4046.86平方米。

[2] 簕杜鹃是叶子花属植物的统称，又名九重葛、三角梅、三角花、叶子花、叶子梅、毛宝巾、纸花、南美紫茉莉等，属于紫茉莉科植物，为常绿木质藤本或灌木，原产于秘鲁、阿根廷、巴西、南美等地。（译者注）



绕四周。俱乐部举办各种晚宴，男男女女们在星光下互相敬酒，翩翩起舞，餐桌中央摆放着黄色的喇叭花和白色浪漫的卡德纳花。最重要的是，陆军和海军俱乐部主要是一个男性俱乐部，菲律宾驻军和亚洲舰队的人都喜欢去那儿喝酒。

岛上几乎所有的士官——飞行员、坦克手、炮手、轻骑兵、潜艇兵、海军陆战队士兵都光顾过俱乐部里那家历史悠久的酒吧，但谁都没有第31步兵团的士兵来的次数多，那是岛上唯一的“全美”陆军团。

我们是第31团的小伙子，
我们可没那么温顺，
我们从不洗耳后，
很少洗脚。
我们是下贱的人，
我们一直想痛饮一场。